

捷運·城市·風景

高二乙 黃奕寧

月台上一隻隻紅色眼睛警戒的閃爍著，緊接著一輛藍白相間的列車呼嘯進站，一小撮的乘客被吐了出來，另一批人立刻一擁而上，霎時間全是高跟鞋皮鞋運動鞋的腳步聲，踢踢踏踏。這隻龐大的機械巨獸再度轟隆隆的衝向漆黑的地下鐵道中，留下滿月台忙著整理凌亂髮絲的人群。

此時正是下午五點的交通尖峰期，我剛抵達台北捷運總站，一張張神色倉皇的臉孔與我擦身而過。有身著素色套裝，腋下夾著一包麥當勞的粉領族；背著LV包包，濃妝艷抹的鬢髮貴婦；時而調整過緊的領帶，時而斜眼盯著手錶的禿頭男子；還有不停翻找書包的制服女生。

「啊！是個標準的都市人。」每當看到這些人，我心裡總是這樣想著。當然我也看過綁著花頭巾的婦人，正用疑惑的眼光打量捷運售票機；或是和自己一樣背著行李，到處問路的旅人。「嗯，是外地人吧。」外地人，亦或本地人，彷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而我喜歡以一種悠閒的姿態，去揣測他們的故事，和他們手中那張不知目的地的車票。

在台北這個城市，「捷運」成了每個人共同的生活語言。想到世貿中心的請往昆陽方向；想去政大學城的請搭木柵線；若要逛天母商圈的就坐到石牌站……。地圖上標示著五顏六色的線條，代表不同的捷運線，也是不同的城市風景。

記得小時候甫來到台北，對捷運還很陌生的我，便被這張色彩繽紛的網路圖給深深吸引。簡單的線條很輕易的勾勒出我對這座城市最初的想像，憑著一張薄如蟬翼的車票，在如出一轍的鐵道裡穿梭個幾回，最後卻總是在出口處發現不同的精采。正因如此，我很喜歡乘著捷運探索城市的感覺，在台北的MRT系統裡，我總能很驚訝的發現，每個車站所特有的專屬文化和魅力，獨樹一格卻又環環相扣。

台北車站彷彿夢想的聚集地，空氣中永遠黏著手機聲、投幣聲和頻率很高的交談聲，月台上是整排華麗的廣告看板。思鄉的遊子、迷途的旅客、忙碌的商人都在等候下一班列車將他們帶到屬於自己的地方，各自用不同的節奏和時間競賽。不論歸人過客，木然的面容下，總是一股期盼吧！我想。台北車站予人的感覺就如典型的台北人，既簡潔又不施華貴；既冷漠卻又充滿情感。

忠孝復興站是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。SOGO 商圈及敦化南北路、南京東路等多條星光熠熠的大道如眾星拱月般的環伺，使它像個嬌豔的女人，隨時都能以迷人的丰采顛倒眾生。高架月台上，處處可見一身香水味的貴氣婦女，或滿手購物

袋的年輕小姐，正僵硬的踩著高跟鞋趕搭列車。這裡標示著城市人追求時尚及物質享受的文化，在都會叢林中不停賣弄風情。

若要說忠孝復興站代表雍容華貴的氣質，那麼搭乘淡水線列車往北，則是台北城自然樸實的另一面。捷運過了中山站，便從地底竄升至高架橋上，陽光灑進車廂內，叫醒了昏昏欲睡的乘客，這時我總愛倚在窗邊，看沿途的遠山近樹生意盎然的嵌在窗格中，像極了秀拉筆下明亮的點狀畫。經過圓山站後，可看見富麗堂皇的圓山飯店，在蒼穹下如紅寶石般閃閃發光；劍潭站則有著名的龍舟式建築，別出心裁的設計令人讚嘆；此外，終點淡水也是旅遊勝地，紅磚黃瓦的中國式車站、綠草如茵的堤岸，波光粼粼的淡水河共譜出活潑的樂章，在城市另一頭輕快的唱著。

「嗶——嗶——」吹著哨子的保全人員邊揮舞螢光棒，邊在月台上來回踱步。「下一班列車將在五分鐘後進站……。」廣播聲清晰的響起。

依然是人滿為患、人來人往、人聲鼎沸的月台，人人人人人。在這時間急速流動的空間裡，彷彿下一秒便會凝結成某種耐人尋味的畫面。我想起英國畫家波爾的一幅版畫《從何處來？往何處去？》，以簡單的線條描繪出捷運站裡摩肩接踵的景象；還有台灣畫家張義雄的油畫作品《捷運車廂》中，氣氛安詳的沉著色調。卡在狹小的車廂裡，我環顧四周：有人神態自若，有人雙眼悲傷的低垂著；有人眉飛色舞的講手機，也有人疲倦的蜷縮在一旁。外頭幽暗的地下道使玻璃窗如同黑鏡般，反映出車內一個個蠢蠢欲動的靈魂，還有那不折不扣的捷運人生。

我以前從未想過，「捷運」原來不僅是在城市風景裡穿梭，也邂逅了人生的風景。

台北就像世界上任何一個大都會一般，每天都以單調一致的步伐，規律的運轉著。而台北捷運也跟所有先進城市的捷運一樣，不只是一座座冰冷的建築物，而是擁有生命的情感車站，為城市畫上各種表情，更注入了靈魂。捷運與人生，同時在城市的呼吸中交錯，在黑夜與白晝間往返，交織出不同的戲碼，對於那些身為配角的乘客們來說，彷彿只要走入這張人文地圖，按圖索驥就能找到夢想宣洩的出口。乘著列車，我們似乎有看不完的風景，就像捷運作家楊子葆曾在他的著作中寫道，「捷運」是「一席終身享用不盡的，可移動的文化饗宴」。

「本站，中正紀念堂站，往中正……」該下車了，我提起行李奮力的擠出車廂，讓新鮮的空氣進入我的肺。車門「嘎——」一聲的關起，列車繼續使向那未知的、令人期待的風景。

